



人 文

為
世
鐘

MG
D09252
2



3 1771 6035 9

印送警世鐘緣起

中國一大死海也其深千尋非有排山倒海之風推颶排盪則不足以變其永靜性自甲午以來創深痛鉅二三志士奔走號呼亦已口瘡心瘁矣而上中社會之因而開通者百難一二況下等社會乎夫今日之世局國民與國民相競爭之日也非使人人有國民思想則必不能立於優勝劣敗之場而欲使人人有國民思想舍教育不爲功顧教育之爲效也遠之百年近亦十年患已切膚其何能待欲籌救急之方其必自多刻通俗之書始也坊間所刻有猛回頭警世鐘黑龍江等小冊子通俗之報章則有中國白話報（上海棋盤街鏡今書局發行）每月一冊每冊一角五份繡像小說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皆最有價值之書也本社同人初擬將猛回頭等書各印送數十萬冊而於中國白話報小說報則購送數百份以資緝僅印送警世鐘一萬部購送中國白話報一百份其餘有俟乃付印未竟接內地各處來函稱此書已翻刻數十板冊數以百萬計可見人有同情也尙望有啓世牖民之責者於此等書多著多送其功德較之以血寫藏經者其遠當不可以道里言又豈尋常陰

警世鐘

46f3f7

隨文之可比乎印既終書其緣起於此以告於送善書之諸君子俾其捨彼就此於前途或不爲無益也又此書原本出於日俄未戰之前今仍請神州痛哭人將近日情節補入故與原有出入讀者諒之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六年四月黃必強謹識

題辭

孔子鑄顏之治 黃帝首山之銅 以煨以鎔 造警世鐘 堅其外洪其中 有大放夏聲之効力 而使汝哀鳴於二十世紀荒々大陸之東 嗚呼警世鐘 吾銘汝功

雲濃々 天夢々 楊州春夢何年終 刀霍々以加頸兮 歛枕從容 無可奈

何春去了 杜鵑泣血喚空々 嗚呼警世鐘 吾悲汝窮

小叩小鳴 人誰啓聽 大叩大鳴 人斥汝凶 不叩不鳴 人益以聾 故園

西望 双袖龍鐘 嗚呼警世鐘 將誰適從

炮聲隆隆 劒聲鏗々 帝國主義何其雄 歐風美雨馳而東 哀我黃種 黑

甜朦々 苟迷樓之撞破 悔九死其無庸 嗚呼警世鐘 吾慕汝忠

有心哉主人題詞

保種爲孝 保國爲忠 一家順子 無補覆宗 一姓家奴 賣汝取傭 臺灣
遼藩 血海揚紅 願我同胞 看警世鐘

警世鐘

四

人人畏死 人不我容 人人捨死 人避我鋒 楊州嘉定 罹此殘凶 前鑒
不遠 種禍重逢 與爲奴死 寧爲鬼雄 願我同胞 看警世鐘

狄必攘拜讀

最新新聞
白話演說警世鐘

神州痛哭人著

長夢千年何日醒 睡鄉誰遣警鐘鳴 腥風血雨難爲我好箇江山忍送人

萬丈風潮大逼人 腥羶滿地血如糜 一腔無限同舟痛 獻與同胞側耳聽

嚶呀 嚶呀 來了 來了 甚麼來了 洋人來了 洋人來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家都不好了 老的 少的 男的 女的 貴的 賤的 富的 貧的 做官的 讀書的 做買賣的 做手藝的 各項人等 從今以後 都是那洋人畜圈裡的牛羊 鍋子裏的魚肉 由他要殺就殺 要賣就賣 不能走動半分 唉 這是我們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 苦呀！！ 苦呀!!! 我們同胞辛苦所積的銀錢產業 一齊要被洋人奪去 我們同胞恩愛的妻兒老小 活活要被洋人拆散 男男女女們 父子兄弟們 夫妻兒女們 都要受那洋人的斬殺奸淫 我們同胞的生路 將從此停止 我們同胞的後代 將永遠斷絕 槍林砲雨 是我們同胞的送終場

黑牢暗獄 是我們同胞的安身所 大好江山 變做了犬羊的世界 神明
貴種 淪落爲最下的奴才 唉 好不傷心呀

恨呀！ 恨呀！！ 恨呀!!! 恨的是滿洲政府 不早變法 偏看洋人這麼樣

強 這麼樣富 難道生來就是這樣的嗎 他們都是從近二百年來做出來的

莫講歐美各國 於今單講那日本國 三十年前 沒一事不和中國一樣

自從明治初年變法以來 那國勢就蒸蒸日上起來了 到了於今不但沒有瓜

分之禍 併且還要來瓜分我中國哩 論他的土地人口 不及中國十份之一

他因爲能够變法 尙能如此強雄 倘若中國也和日本一樣變起法來 莫

說是小小日本不足道 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國恐怕也要推中國做盟主了

可恨滿洲政府抱定一個漢人強滿人亡的宗旨 死死不肯變法 到了戊戌年

纔有新機又把新政推翻 把那些維新的志士殺的殺逐的逐 只要保全他

滿人的勢力 全不管漢人的死活 及到庚子年鬧出了彌天的大禍 纔曉得

一味守舊萬萬不可 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 其實何曾行過 不過借此掩飾

掩飾國民的耳目 討討洋人的歡喜罷了 不但沒有放了一線的光明 那黑
闇倒反加了幾倍 到了今日 中國的病 遂成了不治之症 我漢人本有做
世界主人翁的勢力 活活被滿洲殘害 弄到這步田地 亡國滅種 就在眼
前 餽道可恨不可恨呢 恨的是曾國藩 只曉得替滿人殺同胞 不曉得替
中國爭權利 當初曾國藩做翰林的時候 曾上過摺子 說把詩賦小楷取士
不合道理 到了後來出將入相的時候 倒一句都不敢講了 若說他不知道
這些事體 緣何却把他的兒子曾紀澤學習外國語言文字 却不敢把朝廷的
弊政更改些兒呢 無非怕招滿政府的忌諱 所以閉口不說 保全自己的祿
位 却把那天下後世長治安之策 丟了不提 餽道可恨不可恨呢 恨的
是前次公使隨員出洋學生不把外洋學說輸進祖國 內地的人 爲從前的學
說所誤 入股以外無事業 五經以外無文章 這一種可鄙可厭的情態 極
頑極固的言詞 也不用怪 我怪那公使隨員出洋學生 親到外洋 見那外
洋富強的原由 盧騷的民約論 美國的獨立史 也曾看過 也曾讀過 回

國後 應當大聲疾呼 喊醒祖國同胞的迷夢 那知這些人空染了個洋派 發了些洋財 外洋的文明 一點全沒帶進來 縱有幾箇人著了幾部書 都是些不關痛癢的話 那外洋立國的根本 富強的原因 沒有說及一句 這是甚麼緣故哩 恐怕言語不慎 招了不測之禍 所以情願瞞着良心 做一個混沌漢 同時日本國的出洋人員回了國後 就把國政大變的變起來 西洋大儒的學說大倡的倡起來 朝廷若不依他們 他們就倡起革命來 所以能把日本國弄到這箇地步 若是中國出洋的人 回國後也和日本一樣 逼朝廷變法 不變法就大家革起命來 那時各國的勢力範圍 尙沒有如今的廣大 中國早已組織了一個完完全全的政府了 何至有今日 萬事都措手不及哩 唉 這些出洋的人 只怕自己招罪 遂不怕同胞永墮苦海 偏道可恨不可恨呢 恨的是頑固黨遇事阻撓以私害公 我甚不解頑固黨是何居心 明明足以利國利民的政事 他偏偏要出來阻撓 我以為他不講洋務一定是狠恨洋人的 那裡曉得他見了洋人 猶如鼠見了貓一般 骨都軟了

洋人說一句 他就依一句 平日口口聲聲說製造不要講 輪船鐵路不要修 洋人所造的洋貨 他倒喜歡用 洋人所修的輪船火車 他倒偏要坐 到了於今 他寧可把理財權 練兵權 教育權拱手讓把洋人 開辦學堂派遣留學生 他倒總總不可 這個道理 那一箇能猜得透哩 呵呵 我知道了 他以爲變了舊政 他們的衣食飯碗 就不穩了 高官厚爵 也做不成了 所以無論什麼與國家有益的事 只要與他不便 總要出來做反對 保他目前的利權 滅國滅種的話全然不知 就有幾箇知道 也如大風過耳 置之不理 現在已到了滅亡時候 他還要想出多少法兒 束縛學生的言論思想行爲自由 好像恐怕中國有翻身之一日 偏道可恨不可恨呢 這四種人到今日恨也枉然了 但是使我們四萬萬人 做牛做馬 永世不得翻身 以後還有滅種的日子 都是被這四種人害了 唉 我們死也不能和他甘休的 眞呀！ 眞呀！！ 眞呀!!! 中國要瓜分了 瓜分之說 不從今日纔有的 康熙年間 俄羅斯已侵入黑龍江的邊界 道光十八年 英吉利領兵三千六

百人侵犯沿海七省 破了許多城池 到了道光二十二年纔講和 準他在沿海五口通商 割去香港島（屬廣東省）又前後賠他銀子二千一百萬圓 從此那傳教的禁條也解了 鴉片烟也任他賣了 照萬國公法 外國人在此國必依此國的法律 那時中國和英國所訂的條約 英國人在中國犯了罪 中國官員不能懲辦他 就是中國人在租界 也不歸中國管束 名爲租界 其實是英國的地方了 又各國於外國進口的貨物 抽稅極重 極少值百抽二十 極多值百抽二百 抽多抽少 只由本國做主 外國不能阻他 獨有英國在中國通商 值百抽五 記明在條約上面 如要加改 不由英國允許了不可 並且條約中還有利益各國均沾的話 所以源源而來的 共有十六國 都照英國的辦法 從此中國交涉的事 日難一日 一切利權都任洋人奪去 亡國滅種的禍根 早已埋伏在這個條約裡了 可憐中國人好像死人一般 分毫不知 到了咸豐六年 英法兩國破了廣東省城 把兩廣總督葉名琛活活捉去 後來死在印度 咸豐十年 英美俄法四國聯兵 把北京打

破 咸豐帝逃往熱河 叫恭親王和四國講和 賠銀八百萬兩 五口之外 又加了長江三口 以後到了光緒十年 法國佔了越南國 後一年英國又佔了緬甸國 那中國的勢力 越發弱下去了 光緒二十年 日本國想佔高麗國 中國發兵往救 連打敗仗 牛莊威海衛 接連失守 遂命李鴻章做全權大臣 在日本馬關 和日本宰相伊藤博文訂立和約 賠日本銀二萬萬兩 另割遼東(即盛京省)七城 臺灣一省 後來俄國出來說日本不應得遼東 叫中國再加銀三千萬兩 贖還七城 日本勉強聽從 俄國因此向中國索討謝敬 滿洲遂把盛京的旅順大連灣 奉送俄國 各國執了利益各國均沾 那句話 所以英國就乘勢佔了威海衛 德國在先佔了膠州灣 法國照樣佔了廣州灣(旅順在盛京省 威海膠州俱屬山東省 以上三處 俱是北洋第一重門戶 廣州灣屬廣東省) 那時已大倡瓜分之說 把一個瓜分圖 送到總理衙門 就是於今的外務部 當時也有信的 也有不信的 但不信的人多得 到了庚子年 義和團起事 八國聯兵打破北京 這時大家以為

各國必要實行瓜分中國了。不料各國按兵不動，仍許中國講和。但要中國出賠款四百五十兆（每兆二百萬兩）連本帶息共九百八十兆，把沿海沿江的砲臺拆毀，京師駐札洋兵，各國得了以上各項利益，遂把兵退了。於是人人都說瓜分是一句假話，乃是維新黨捏造出來的。大家不要信他的胡說。不知各國不是不瓜分中國，因為國數多了，一時難以分勻，並且中國地方寬得很，各國勢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這滿洲政府，代地管領，他再管領滿洲政府，豈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嗎？瓜分慢一年，各國的勢子越穩一年，等到要實行瓜分的時候，只要把滿洲政府去了，全不要費絲毫之力，中國有些人，瓜分的利害全然不知，一絲兒不怕，有些人知道瓜分的利害，天天怕各國瓜分中國，我只怕各國不實行瓜分，倘若實行瓜分了，中國或者倒能有望。這暗行瓜分的利害，真真了不得，果然，俄國到今年四月，東三省第二期撤兵的時候，他不肯照約撤兵。（庚子年俄國用兵把東三省盡行佔了，各國定約叫俄國把東三省退回中國，分做三期撤兵，吉林黑龍江

盛京叫做東三省 又叫做滿洲是清朝的老家) 提出所要求七款 老老實實 把東三省就算做自己的了 那時中國的學生志士 奔走叫號 以爲瓜分時候又到了 後來英美日本三國的公使 不準中國答應俄國七款的要求 俄國藉口中國不答應他的要求 就不肯退兵 彼此拖了許多日子 那中國的人 見俄國按兵不動 又歌舞太平起來 越發說瓜分的話是假的了 那知俄國暗地裡增兵 並且還放一箇極東大總督駐紮在東三省 他的權柄幾乎同俄皇大小一樣 俄皇又親到德國 與德皇聯盟 法國也和俄國聯盟 彼此相約瓜分中國 英美兩國 看見德法都從了俄國 也就和日本聯盟 都想學俄國的樣兒 日本勢孤無助 不得不與俄國協商 滿洲歸俄國 高麗歸日本 各行各事 兩不相管 俄國到此沒有一國掣他的肘了 就大行大擺起來 到了八月廿八 第三撤兵的期 又違約不退 兵丁從俄國調來的 前後共有十餘萬 在九月中旬 派兵一千名 把盛京省城奉天府佔了 把盛京將軍增祺囚了 各項衙門及電報局盡派俄兵駐守 東三省

大小官員限一月內出境 每人止給洋銀一百員 逐家挨戶都要掛俄國的旗 各處的團練都要把軍器繳出 大車裝運的俄兵 每日有數千 於是俄國第一個倡瓜分中國 各國都畫了押只等動手 那知俄國貪心不足 又想佔高麗(即朝鮮)北方 日本不答應 爲着此事商議了幾次 俄國恃他的國大於日本五十倍 兵多十倍 沒有日本在眼 絲毫不肯讓 日本忍無可忍 於去年十二月下旬 遂與俄國開戰 照理講起來 俄國佔了中國的東三省 中國應當和俄國交戰 日本不過是傍邊的人 誰知他二國開戰 中國倒謹守中立 說此事與中國不相干 呵呵 日俄二國 爲着什麼事開戰 開戰的地方 在那個的地方 這也可算得中立嗎 日本把俄國的海軍打得 不亦樂乎 俄國在東洋的兵船 總共只有二十餘隻 被日本打沈大半 最大的鐵甲船長七十餘丈 甲厚二尺 船上的大砲十餘萬斤一個 一隻的價錢 多的要一千五百萬圓 通十八省的錢糧 只能做得二隻 這樣貴重的船 日本放一個水雷 就打壞了 俄國海軍所失了的 一萬々開外 有名的海

軍提督 也被日本打死 近日旅順口也被日本冒死連塞三次 遂把港口塞住 俄國在旅順的兵船 通通不能出港 俄國陸軍又屢次大敗 九連城鳳凰城盖平金州皆爲日本所據 日俄戰事不了 各國也就把瓜分中國的事暫且擱在一邊 等日俄戰事定局 再來大發作 但俄國戰日本不贏 遂想從中國出氣 向各國說道 日本一個小小的國 學我們的樣子 僅々三十年 就這樣了不得 中國偌大的地方 倘不在此時切實瓜分了他 等他日後也變起法來 還了得嗎 那時我們白人(歐美各國皆白色稱白人)一定要喫黃人(中國同日本皆黃色種稱黃人)的虧 (元太祖滅國六十 俄羅斯等國也被元所滅 歐洲常々有黃人禍之語 義和團起事之後 越發講得很 皆說此時若不滅盡黃人 異日必爲他白人之禍) 各國聽了俄國的話 遂想即日下手了 日本朝日新聞報上 說俄兵十萬入了蒙古 向長城內進發 法兵一萬到了廣西龍州 美國兵船七號到了牛莊 英國一面從西藏進兵 一面把兵船調到香港 德國從本國調兵到膠州 山東鐵路俱已成功 列

位想々 這瓜分還是真不真呢

痛呀！痛呀！！痛呀!!! 僑看中國地方這麼樣大 人口這麼樣多 可算是世界有一無二的國度了 那裏曉得自古至今 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 斷沒有中國人殺外國人的 這是甚麼緣故呢 因為中國人不曉得有本國的分別 外國人來了 只有稍爲比我強些 遂拱手投降 倒幫着外國人殺本國人 全不要外國人費力 當初金韃子 元韃子 在中國橫行直走 沒有一箇敢擋住他 若問他國實在的人數 總計不及中國一縣的人 百個捉他一箇 也就捉完他了 即如清朝在滿洲的時候 那八旗兵總共止有六萬 若沒有那吳三桂孔有德洪承疇一班狗奴才 帶領數百萬漢軍 替他平定中國 那六萬人中國把他當飯吃恐怕吃一餐都少哩 到後來太平天國有天下三分之一 將要成功 又有湘軍三十萬人 替滿洲死死把太平天國打滅 雙手仍把江山送還滿洲 真個好蠢的東西呀 可恨外洋各國 也學那滿洲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奸計 屢次犯中國 都有中國人當他的兵 替他死戰 庚

子年八國聯兵 我以為這次洋兵沒有百萬 也應該有幾十萬 誰知統共只有二萬 其餘的都是中國人 打起仗來 把中國人排在前頭 各國洋兵奸淫擄掠 中國人替他引導 和局定了 各國在中國佔領的地方 所練的兵丁 大半是中國人 只有將領是洋人 東三省的馬賊很多 俄國盡數招撫 又在東三省北京一帶 招那中國讀書人做他的顧問官 不要通洋文 只要漢文做得好 已有許多無恥的人去了 想要做洪承疇一流的人物 將來英國在長江 德國在山東 日本在福建 法國在兩廣 一定要照俄國的樣兒辦法 各省的會黨兵勇盡是各國的兵丁 各省的假志士 假國民 盡是各國的顧問官 其餘的狗奴才 如庚子北京直隸的人 一齊揮順民旗 更不消說了 各國不要調一兵 折一矢 中國人可以自己殺盡 天呀 地呀 同胞呀 世間萬國 都沒有這樣的賤種 有了這樣的賤種 其種怎麼會不滅呢 不知我中國人的心肝五臟是什麼做成的 爲何這樣殘忍 唉 真好痛心呀

恥呀！恥呀！！恥呀！！ 僑看堂堂中國 豈不是自古到今 四夷小國 所稱爲天朝大國嗎 爲甚麼到於今 由頭等國降爲第四等國呀 外洋人不罵爲東方病夫 就罵爲野蠻種 中國人到了外洋 連牛馬也比不上 美國多年前早禁止華工上岸 今年有一箇譚隨員 無故被美國差役打死 無處伸冤 又梁欽差的兄弟 也被美國的巡捕陵辱一番 不敢作聲 中國學生到了美國 客店不肯收留 有一箇姓孫的留學生 和美國一個學生相好 一日美國學生對孫某言道 我和僑雖然相好 但是到了外面 僑不可招呼我 孫某驚問道 這話怎講 美國學生道 僑們漢人是滿洲的奴隸 滿洲又是我們的奴隸 倘是我國的人知道我和做兩層奴隸的人結交 我國的人一定不以人齒我了 孫某聽了這話 遂活活氣死了 美國是外洋極講公理的國 尚且如此 其餘的國 遂可想了 歐美各國 與我不同洲的國 也就不怪他 那日本不是我的同洲的國嗎 甲午年以前 他待中國人 和待西洋人一樣 甲午年以後 就隔得遠了 中國人在日本的 受他的欺侮 一

言難盡哩 單講去年日本秋季大操 各國派來看操的 就是極小的官員 也有坐位 日本將官十分恭敬 中國派來看操的 就是極大的官員 也沒有坐位 日本將官全不理會 有某總兵受氣不過 還轉客棧 放聲大哭 唉 列位 備看日本還把中國當箇國嗎 外國人待中國人 雖是如此無禮 中國的官府仍舊絲毫不恨他 撞著外國人 倒反恭恭敬敬 猶如屬員見了上司一般 唯唯聽命 這不是奇事麼 租界雖是租了 仍是中國的地方 那知一入租界 猶如入了地獄一般 沒有一點兒自由 站街的印度巡捕 好比閻羅殿前的夜叉 洋行的通事西崽 好比判官手下的小鬼 叫人通身不冷 也要毛髮直豎 上海有一個外國公園 門首貼一張字道 狗和華人不準入內 中國人比狗還要次一等哩 中國如今尚有一個國號 他們待中國 已是這樣 等到他瓜分中國之後 還可想得嗎 各國的人 也是一個人 中國的人 也是一個人 爲何中國人要受各國人這樣欺侮呢 若說各國的人聰明些 中國的人愚蠢些 現在中國的留學生 在各國留學的

他們本國人要十餘年學得成的 中國學生三四年就殺了 各國的學者 莫不拜服中國學生的能幹 若說各國的人多些 中國的人少些 各國的人極多的不過中國三份之一 少的沒有中國十份之一 若說各國的地方大些 中國的地方小些 除了俄羅斯以外 大的不過如中國的二三省 小的不過如中國一省 若說各國富些 中國窮些 各國地面地內的物件 差不多就要用盡了 中國的五金各礦 不計其數 大半沒開 並且地方很肥 出產很多 這樣講來 就應該中國居上 各國居下 只有各國怕中國的 斷沒有中國怕各國的 那知把中國比各國 倒相差百餘級 做了他們的奴隸還不算 還要使他們的牛馬 做了他們的牛馬還不算 還要滅種 連牛馬都做不成 世間可恥可羞的事 那有比這箇還重些的嗎 我們於這等事 還不知恥 也就無可恥的事了 唉 傷心呀

殺呀！ 殺呀！！ 殺呀!!! 於今的人 都說中國此時貧弱極了 鎗砲也少得狠 怎麼能和外國開戰呢 這話我也曉得 但是各國不來瓜分我中國

斷不能無故自己挑釁 學那義和團的舉動 於今各國不由我分說 硬要瓜分我了 橫也是瓜分 豎也是瓜分 與其不知不覺 被他瓜分了 不如殺他幾箇 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兒 俗語說的趕狗逼到牆 總要回轉頭來咬他幾口 難道四萬萬人 連狗都不如嗎 洋兵不來便罷 洋兵若來 奉勸各人把胆子放大 全不要懼怕 讀書的放了筆 耕田的放了犁耙 做生意的放了職事 做手藝的放了器具 齊把刀子磨快 子藥上足 同飲一杯血酒 呼的呼 喊的喊 萬衆直前 殺那洋鬼子 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滿人若是幫着洋人殺我們 便先把滿人殺盡 那些賊官若是幫着洋人殺我們 便先把賊官殺盡 手執剛刀九十九 殺盡仇人方罷手 我所最親愛的同胞!!! 我所最親愛的同胞! 向前去! 殺! 向前去!! 殺!! 向前去!!! 殺!!! 殺!!! 殺我累世的國仇 殺我新來的大敵 殺我媚外的漢奸

奮呀! 奮呀!! 奮呀!!! 於今的中國人 怕洋人怕到了極步 其實洋人

也是一箇人 我也是一個人 我怎麼要怕他 有人說洋人在中國的勢力大得很 無處不有洋兵 我起一事 他便制住我了 不知我是主 他是客 他雖然來得多 總難及得我 在他以爲深入我的腹地 我說他深入死地亦可以的 只要我全國皆兵 他就四面受敵 即有槍砲 也是寡不敵衆 古昔夏朝有一箇少康皇帝 他的天下都失了 只剩得五百人 終把天下恢復轉來 又戰國的時候 燕國把齊國破了 齊國的七十餘城 都已降了燕國 只有田單守住即墨一城 到後來終把燕國打退 七十餘城又被齊國奪回 何況於今十八省 完完全全 怎麼就說不能敵洋人呢 就是只剩得幾府幾縣 也是能够獨立的 阿非利加洲 有一個杜蘭斯哇國 他的國土只有中國一府之大 他的人口 只有中國一縣之多 和世界第一箇大國英吉利連戰三年 英國調了大兵三十萬 死了一半 終不能把杜國做箇怎麼樣 這是眼前的事 人人曉得的 難道我連杜國都不能做得嗎 日本與俄國開戰 那一個不說日本不是俄國之敵手 然而日本倒不怕俄國 婦人孺子都

想從軍 起先政府尚有些懼怕 人民則沒有一個怕的 和俄國打起仗來 和在教場操演一般 從容得很 殺得俄國望風而逃 這就是現在的事呢 杜國日本的人 敢把這麼樣小的國 和這麼樣大的國打仗 這是何故呢 因為杜國日本的人 人人都存個百折不回的氣概 人人都願戰死疆場 不願做別人的奴隸 所以能打三年的死仗 無前的大戰 中國的人 沒有堅忍的志氣 一處敗了 各處就如鳥獸一般散了 須知各國在中國已經數十年了 中國從前一點豫備都沒有 槍砲又不完全 這起頭幾陣 一定是要敗的 但敗得多 閱歷也多 對付各國的手段 也就精了 漢高祖和楚霸王連戰十二陣 陣陣皆敗 最後一勝就得天下 湘軍打太平王 當初也是連打敗仗 後來纔轉敗爲勝 大家都要曉得這個道理 齊把精神提起 勇氣鼓足 任他前頭打了千百箇敗陣 總要再接再厲 那美國獨立 也是苦戰了八年 纔能夠獨立的 我如今就是要苦戰八十年 也應該要支持下去 怎麼要胆小 怎麼要害怕 這個道理 我實在想他不透 俗語說的 一

人捨得死 萬夫不敢擋 一十八省 四萬萬人 都捨得死 各國縱有精兵
百萬 也不足畏了 各國的兵很貴重的 倘若死了幾十萬 他就要怕中國
不敢來了 就是他再要來 漢人多得很 死去幾百萬 幾千萬 也是無
妨的 若是把國救住了 不上幾十年 這人口又圓滿了 只要我心不死
這中國萬無可亡之理 諸君 諸君聽者 聽者 捨死向前去 莫愁敵不
住 千斤担了肩上擔 打救同胞出水火 這方算大英雄 大豪傑 怎麼同
胞不想做呢

快呀！快呀！！快呀!!! 我這人人笑罵 個個欺陵將要亡的中國 一朝
把國勢弄得蒸蒸日上起來 使他一班勢力鬼 不敢輕視 倒要恭維起來
見了中國的國旗 莫不肅然起敬 中國講一句話 各國就奉爲金科玉律
無論什麼國 都要贊歎我中國 畏服我中國 豈非可快到極處嗎 我這全
無知識 全無氣力 要死不死的人 一朝把體操操得好好兒的 身子活活
潑潑 路也跑得 馬也騎得 槍也打得 同着無數萬相親相愛的同胞 到

了兩軍陣前 一字兒排開 砲聲隆隆 角聲嗚嗚 旌旗飄揚 鼓聲雷動
一聲喊起 如山崩潮湧一般 衝入敵陣 把敵人亂殺亂砍 割了頭顱 回
轉營來 沽酒痛飲 豈非可快到極處嗎 就是不幸受傷身死 衆口交傳
全國哀痛 還要鑄幾個銅像 立幾個石碑 萬古流芳 永垂不朽 豈非可
快到極處嗎 世間萬事 惟有從軍最好 我勸有血性的男兒 不可錯過這
個時代

照以上所說的 列位一定疑我是瘋了 又一定疑我是義和團一流人物了
不是 不是 我生平是不滿於義和團的 洋人也見過好多 洋國也走過幾
國 平日極要人學習洋務 洋人的學問 我常常稱道的 但是我見那洋人
心腸狠毒 中國若是被洋人瓜分了 我漢人一定不得了 所以敢說這些激
烈的話 提醒大家 救我中國 但是要達這箇目的 又有十個須知
第一須知這瓜分之禍 不但是亡國罷了 一定還要滅種 中國從前的亡國
算不得亡國 只算得換朝 (夏商周秦唐宋明都是朝號 不是國號 因

爲是中國的人）自己爭鬪。只有元朝由蒙古（就是古時的匈奴國）清朝由滿洲（就是宋朝時候的金國）打進中國。這中國就算亡過二次。但是蒙古滿洲的人數少得狠。只有武力。勝過漢人。其餘一概當不得漢人。過了幾代。連武力都沒有了。沒有一事不將就漢人。名爲他做國主。其實已被漢人所化了。所以中國國雖亡了。中國人種的澎漲力。仍舊大得狠。近來洋人因爲人數太多。無地安插。四處找尋地方。得了一國。不把敵國的人殺盡死盡。他總不肯停手。去年日本人某。考察東三省的事情。回來向我說道。那處的滿人。受俄人的殘虐。慘不可言。一日在火車上。看見車站傍邊。立著個中國人。一個俄人用鞭抽他。他又不敢哭。只用兩手擦淚。再一鞭。就倒在鐵路上了。却巧一火車過來。把這人截爲兩段。火車上的人。毫不在意。我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一個中國人在傍答道。沒有什麼緣故。因爲俄人醉了。到後來也沒人追究這事。這中國人就算白死了。一路上。中國的人。被俄人打的半死半生的。不計其數。雖是疼痛。也不敢哭。

倘若哭了 不但是俄國人要打他 傍邊立的中國人 就都替俄國人代打 倘若打死了 死者家裡也不敢哭 倘若哭了 地方官員 就要當最重的罪辦他 討俄人的好 路上不許中國人兩人相連而行 若有兩個人連行 俄國的警察兵 必先行打死一個 恐怕一個俄國人 撞著兩個中國人 要遭中國人的報復 所以豫先隄防 俄兵到一處 就把那處的房屋燒了 奸淫擄掠 更不必講 界外頭的漢人 不準進口 界裏的漢人 不準出界 不出三年 東三省的漢人 (東三省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萬有漢人十份之七) 一定是沒有了 將來中國瓜分之後 僑們中國人真不堪設想了 照日本人所說如此 到今年日俄二國開起戰來 俄人把東三省的牛馬糧食 盡行搶去 做他的軍餉 不論男女 都趕去替他修築砲臺鐵路 馬賊仍叛了俄國 把俄國的鐵路拆毀 俄國奈何馬賊不得 多出些銀錢與馬賊講和 此銀錢仍從東三省的人取出 這幾月內 日俄兩國及馬賊 通共死不上幾千人 惟有這怕死畏事的東三省人 不爲俄國所殺 就要爲日本馬賊所殺

總計餓死的 殺死的 奸淫死的 已有了數百萬人 比他們在戰場死的 多一千倍 這樣講起來 豈不可怕到極處嗎 試看英美德法 那一個不是俄羅斯 即是日本 現在以保全中國爲名 當海軍得勝之後 日本議院遂把以後的結局 如何施行來商議 有一個法學博士名叫岡田朝太郎的 獻議東三省若歸了日本 各國也不答應的 最好將東三省退還中國 開作萬國公地 由中國賠日本的兵費 理民小事 中國掌理 一切兵權財權 日本掌理 東三省地方寬得狠 處處設兵 餉項太多 得不償失 太犯不着 不如僅據守一二險要 如旅順口牛莊等處 裏面責成中國兵替日本駐扎 用日本人做監督 如此既不取各國之忌 又可得實利 便宜極了 又中國的人 一定不可以平等相待 前回日本在臺灣 殺人不多 那臺灣人不曉得懼怕 時時起事 此回到東三省 要大殺一場 使他畏服我日本帝國 然後能把我日本帝國的人民 移到東三省 當時議院的人 皆贊成此說 言保全的如此 不言保全的更不知做到什麼樣了 各國瓜分中國之後

又不能相安無事 彼此又要相爭。各驅中國人做他的兵丁 各國的競爭沒有了時 中國人的死期也 沒有了時 或者各國用那溫和手段 假仁假義 不學俄國的殘暴 那就更毒了 這是何故呢 因為各國若和俄國一樣 殺人如麻 人人恐怕 互相團結 拚命死戰起來 也就不怕了 只有外面和平 內裏暗殺 使人不知不覺 甘心做他的順民 這滅種就一定免不了 他不要殺僱 只要把各人的生路絕了 使人不能婚娶 不能讀書 由半文半野的種族 變為極野蠻的種族 再由野蠻種族 變為最下的動物 日本週報 所說的中國十年滅國 百年滅種的話 不要十年 國已滅了 不要百年 這種一定要滅 列位若還不信 睜眼瞧瞧從通商以來 只有五十年 已弄得一個民窮財盡 若是各國瓜分了中國 一切礦山鐵路輪船電綫以及種種製造 都是洋人的 中國人的家財 中國人的職業 一齊失了 還可想得嗎 最上的做一箇買辦通事 極下的連那粗重的工程都當不得 一年辛苦所得的工資 納各國的稅還不敷 那裏還養身家 中國的人日

少一日 各國的人日多一日 中國人口全滅了 中國的地方他全得了 不
在這時拚命捨死保住幾塊地方 世界雖然廣大 只怕沒有中國人住的地方
了 不但中國沒有地方可以住 恐怕到後來世界上 連中國人種的影子都
沒有了

第二須知各國就是瓜分了中國之後 必定仍舊留着滿洲政府 壓制漢人
列位 僑道今日中國還是滿洲政府的嗎 早已是各國的了 那些財政權
鐵道權 用人權 一概拱手送與洋人 洋人全不要費力 要怎麼樣 只要
下一箇號令 滿洲政府遂立刻奉行 中國雖說未曾瓜分 其實已經瓜分了
數十年了 從前不過是暗中瓜分 於今却是實行瓜分 不過在滿洲政府之
上 建設各國的政府 在各省督撫之上 建設各國的督撫 到那時我們要
想一舉一動 各國政府就要下一個令把滿洲政府 滿洲政府下一道電諭把
各省督撫 各省督撫下一道公文把各府州縣 立刻就代各國剷除得乾乾淨
淨了 爾等貪毛踐土 具有天良 當此時勢艱難 輕舉妄動 上貽君父之

憂 殊堪痛恨的話 又要說了 我們漢人死到盡頭 那滿洲政府對於漢人的勢力 依然還在 漢人死完了 滿洲政府也就沒有了 故我們要想拒洋人 只有講革命獨立 不能講勤王 因他不要備勤王 備從何處勤哩 有人說道 中國於今不可自生內亂 使洋人得間 這話我亦深以爲然 倘若滿洲政府從此勵精求治 維新變法 破除滿漢的意見 一切奸臣 盡行革去 一切忠賢 盡行登用 決意和各國捨死一戰 我也很願把從前的意見 丟了 身家性命 都不要了 同政府抵抗那各國 怎奈他拿定寧以天下送之朋友 不以天下送之奴隸的主見 任備口說出血來 他總是不理 自從俄國復佔了東三省之後 瓜分的話 日甚一日 外國的人 都替中國害怕 人人都說中國滅種的日子到了 那裏曉得自皇太后以至大小官員 日日在頤和園看戲作樂 全不動心 去年謁西陵 用銀三百萬 皇太后的生日 各官的貢獻 比上年還要多十倍 今年皇太后七旬萬壽 豫備一千五百萬 銀子做慶典 北京不破 斷不肯停的 馬玉崑在某洋行買洋槍三千桿 要

銀數萬兩 戶部不肯出 皇太后修某宮殿 八十萬銀子又有了 爾看這等情形 還可扶助嗎 今年正月駐扎各國的欽差 連名電奏 說日俄開戰 中國儘好於此時變法自強 等到他二國的戰事終了 那就不得了 沒有法可變了 皇太后見了此摺大怒 丟摺於地 他們欽差的話 都說不準 我們還有話可說嗎 中國自古以來被那君臣大義的邪說所誤 任憑什麼昏君 把百姓害到盡頭 做百姓的 總不能出來說句話 不知孟夫子說道 民爲貴 社稷次之 君爲輕 君若是不好 百姓儘可另立一個 何況滿洲原是外國的鞭子 盜佔中國 殺去中國的人民無數 是我祖宗的大仇 於今他又將我四萬萬漢人 盡數送入枉死城中 永做無頭之鬼 尚不想箇法子 脫了他的羅網 還要依他的言語 做他的死奴隸 豈是情願絕子絕孫絕後代麼 印度亡了 印度王的王位還在 越南亡了 越南王的王位還在 只可憐印度越南的百姓 於今好似牛馬一般 那滿洲政府 明知天下不是他自己的 把四萬萬個人 做四萬萬隻羊 每日送幾千 也做得數十年的

人情 人情是滿洲得了 只可憐宰殺割烹的苦楚 都是漢人受了 那些迂腐小儒 至今還說 忠君 忠君 遵旨 遵旨 不知和他有甚麼冤孽 總要把漢人害得沒有種子方休 天天 天 天 那項得罪了他 爲何忍下這般毒手呀

第三須知事到今日 斷不能再講預備救中國了 只有死死苦戰 纔能救得中國 中國的毛病 平時沒有說預備 到了臨危 方說預備 及事過了 又忘記了 自道光以來 每次講和 都因從前毫無預備 措手不及 不如暫時受些委屈 等到後來預備好了 再和各國打仗 那知到了後來 另是一樣的話 所以受的委屈一次重過一次 等到今日各國要實行瓜分了 那預備仍是一點兒沒有 如今還說後來再預備 不但是說說謊話罷了 就是要想預備 也無從預備了 試看俄人在東三省 把中國兵勇的槍砲 盡行追繳 不許民間設立團練 兩人並行 都要治罪 還有預備可說嗎 要瓜分中國 豈容個預備 個預備一分 他的勢子增進一丈 我的國勢墮落十

丈 比如一爐火 千個人添柴添炭 一箇人慢慢運水 那火能打滅嗎 兵
臨境上 爾方纔講學問 講教育 講開通風氣 猶如得了急症 打發人往
千萬里之外 買滋補之藥 直等到病人的 屍都爛了 買藥的人 還沒有
回來 怎麼能救急呢 爲今的計 惟有不顧成敗 節節打去 得寸是寸
得尺是尺 等到有了基礎 再講立國的道理 此時不把中國救住 以後莫
想恢復了 滿洲以五百萬的野蠻種族 尙能佔中國二百六十年 各國以七
八萬萬的文明種族 分佔中國 怎麼能恢復呢 我聽過多少人說 國已亡
了 惟有豫備瓜分以後的事 我不知他說豫備何事 大約是豫備做奴隸罷
此時中國雖說危急 洋兵還沒深入 還沒實行瓜分 等到四處有了洋兵
和俄國在東三省一般 一言一語 都不能自由 縱爾有天大的本領 怎
麼用得出呢 即就不到滅種不休了 所以要保皇的 這時候可以保了 過
這時沒有皇了 要革命的 這時候可以革了 過了這時沒有命了 一刻千
金 時乎時乎不再來 我親愛的同胞 快醒 快醒 不要再睡了

第四須知這時多死幾人 以後方能多救幾人 於今的人 多說國勢已不可救了 徒然多害生靈 也實犯不着 不如大家就降了各國 唉 照這樣辦法 各國一定把中國人看得極輕 以爲這等賤種 任憑我如何殘暴 他總不敢出來做聲 一切無情無理的毒手段都要做了出來 中國人種那就亡得成了 此時大家都死得轟轟烈烈 各國都知道中國人不可輕視 也就不敢十分野蠻待中國人了 凡事易得到手的 決不愛惜 難得到手的 方能愛惜 這是的確的道理 偏看金國把宋朝徽宗欽宗兩箇皇帝捉去 宋朝的百姓 不戰自降 後來元世祖滅了宋朝 看見中國人容易做別人的奴隸 從沒報過金國的仇 遂想把中國的人殺盡 把中國做爲牧牛馬的草場 耶律楚材說道 不如留了他們 以納糧餉 後來纔免 雖因此中國人僥倖得生 但是待漢人殘酷的了不得 明末的時候 各處起義兵拒滿洲的 不計其數 那殉節錄所載拒滿的忠臣 共有三千六百個 所以清朝待漢人 比元朝好多了 到了乾隆年間 修纂國史 把投降他的官員 如洪承疇等 盡

列在貳臣中傳 不放在人數上算帳 明朝死難的人 都加諡號 建立祠堂 錄用他的後裔 譬如強盜強奸人的婦女 一個是寧死不從 被他殺了 一個是甘心從他 到了後日 那強盜一定稱獎那不從他的是貞節 罵那從他的是淫婦 那淫婦雖忍辱想從強盜終身 這強盜一定不答應 所受的磨折 比那貞節女當日被強盜一刀兩段的 其苦更加萬倍 那貪生怕死的人 他的下場一定和這淫婦一樣 故我勸列位撞着可死的機會 這死一定不要怕 我雖死了 我的子孫 還有些利益 比那受盡無窮的恥辱 到頭其死終不能免 死了更無後望的 不好得多嗎 泰西的大儒 有兩句格言 犧牲個人 (指把一個人的利益不要) 以爲社會 (指爲公衆謀利益) 犧牲現在 (指把現在的眷戀丟了) 以爲將來 (指替後人造福) 這兩句話 我願大家常常諷誦

第五須知種族二字 最要認得明白 分得清楚 世界有五個大洲 一箇名叫亞細亞洲 (又稱亞洲) 中國日本高麗印度 都在這洲) 一個名叫歐羅巴

洲（又稱歐洲）俄英德法等國 都在這洲）一個名叫阿非利加洲（又稱非洲）從前有數十國 現在都被歐洲各國滅了）一個名叫澳非利加洲（又稱澳洲 被英國佔領）以上四洲 共在東半球 （地形如球 在東的稱東半球 在西的稱西半球）一個名叫阿美利加洲（又稱美洲 美利堅墨西哥都在這洲）獨在西半球 住在五洲的人 也有五種 一黃色種（又稱黃種）亞洲的國 除了五印度的人（印度人也是歐洲的白色種 但年數好久了）所以面上變爲黑色）皆是黃種人 二白色種（又稱白種歐洲各國的人 及現在美洲各國人 都是這種）三紅色種（美洲的土人）四黑色種（非洲的人）五棕色種（南洋羣島的人）單就黃種而論 又分漢種（始祖黃帝於四千三百餘年前 自中國的西北來 戰勝了蚩尤 把從前在中國的老族苗族趕走 在黃河兩岸 建立國家 現在中國內部十八省的四萬萬人 皆是黃帝公公的子孫 號稱漢種）二苗種（從前遍中國皆是這種人 於今只有雲貴兩廣稍爲有些） 三東胡種（就是從前的金 現在的滿洲 人口有五百

萬)四蒙古種(就是從前的元朝 現在內外蒙古 人口有二百萬)其餘的種族 不必細講 合黃種 白種 黑種 紅種 棕色種的人口算起來 共有一十六萬萬 黃種五萬萬餘(百年前有八萬萬現在減了三萬萬)白種八萬萬(百年前只五萬萬 現在增三萬萬) 黑種不足二萬萬(百年前多一倍) 紅種數十萬(百年前多十倍) 棕色種二千餘萬(百年前多兩倍) 五種人中 只有白種年年加多 其餘四種 都年年減少 這是何故呢 因為世界萬國 都被白種人滅了(亞洲百餘國 美洲數十國 非洲數十國 澳洲南洋羣島各國 都是那白色種的俄羅斯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奧大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蘭美利堅墨西哥巴西秘魯各國的屬國 只有中國和日本等數國沒滅 中國若亡了 日本等國也不可保了) 這四種人不曉得把自已祖傳的地方守住 甘心讓與外種人 那種怎能不少呢 這種族的感情 是從胎裏帶來的 對於自已種族的人 一定是相親相愛 對於以外種族的人 一定是相殘相殺 自已沒有父 認別人做父 一定沒像有親父樣恩愛 自

已沒有兄弟 認別人做兄弟 一定沒有像親兄弟樣聯和 譬如一份家產 自己不要 送把別人 倒向別人求衣食 這可靠得住嗎 這四種人 不曉得這箇道理 以爲別人佔了我國 也是無妨的 誰知後來就要滅種哩 所以文明各國 如有外種人要佔他的國土 他寧可全種戰死 決不做外種的奴隸 (西洋各國 沒有一國不是這樣 所以極小的國 不及中國一縣 各大國都不敢滅他 日本的國民 去年力逼政府和俄國開戰 那國民說道 就是戰了不勝 日本人都死了 也留得一個大日本的國魂在世 不然 這時候不戰 中國亡了 日本也要亡的 早遲總是一死 不如在今日死了 政府又說沒有軍餉 和俄國開不得戰 日本人民 皆願身自當兵 不領糧餉 戰書既下 全國開了一個大會 說國是一定要亡的 但要如何亡法 方好 人人戰死 不留一個 那就是一個好法子了 所以日本預存這個心 極危極險的事 毫不在意 俄人把守旅順口九連城一帶 如鐵桶一般 都被日本打破 一隻運送船 裝載日本兵丁二百餘人 撞著俄國的兵船

要他扯白旗投降 日本兵丁皆不願意 在甲板上放鎗 俄船放一砲來 船將沈下之際 二百餘人皆唱帝國萬歲而沒 通國的兒童皆穿軍衣 上書決死隊 無老無少 都有必死的氣慨 這是何故呢 無非爲着保種保國起見 所以奮不顧身 日本是一個狼強的國 他的人民顧及後來 還如此激昂 怎麼我中國的人 身當滅亡地步的倒一毫不動哩 唉 可歎 只有中國從來不知有種族的分別 蒙古滿洲來了 照例當兵納糧 西洋人來了 也照例當兵納糧 不要外種人動手 自己可以殺盡 禽獸也知各顧自己的 同種 中國人真是連禽獸都不如了 俗話道得好 人不親祖親 兩姓相爭 一定是幫同姓 斷沒有幫外姓的 但是平常的姓 都是從一姓分出來的 種漢是一個大姓 黃帝是一個大始祖 凡不同漢種 不是黃帝的子孫的 統統都是外姓 斷不可幫他的 若幫了他 是不要祖宗了 倘不要祖宗的人 就是畜生

第六須知國家是人人有份的 萬不可絲毫不管 隨他怎樣的 中國的人

最可恥的 是不曉得國家與身 有密接的關係 以爲國是國 我是我 國家有難 與我何干 只要我的身家可保 管什麼國家好與不好 不知身家都在國家之內 國家不保 身家怎麼能保呢 國家比如一隻船 皇帝是一個舵工 官府是衆位水手 百姓是出資本的東家 船若不好了 不但是舵工水手要着急 東家越加要着急 倘若舵工水手不能辦事 東家一定要把這些舵工水手換了 另用一班人 纔是道理 斷沒有袖手旁觀 不管那船的好壞 任那舵工水手糊亂行駛的道理 既我是這個國的國民 怎麼可以不管國家的好歹 任那皇帝官府胡行亂爲呢 皇帝官府盡心爲國 我一定要幫他的忙 皇帝官府敗壞國家 我一定不答應他 這方算做東家的職分 古來的陋儒 不說忠國 只說忠君 那做皇帝的 也就把國府據爲他一人的私產 逼那人民忠他一人 倘若國家當真是他一家的 我自可不必管他 但是只因爲這國家 斷斷是公共的產業 斷斷不是他做皇帝的一家的產業 有人侵佔我的國家 即是侵佔我的產業 有人盜賣我的國家 即是

盜竊我的產業 人來侵佔我的產業 盜竊我的產業 都不大家出來併命 這也不算是一個人了

第七須知要拒外人 須要先學外人的長處 於今的人 都說西洋各國 富強得狠 却不知道他怎麼樣富強的 所以雖是恨他 他的長處 倒不可以不去學他 比如與我有仇的人家 他辦的事體很好 却因為有仇 不肯學他 這仇怎麼能報呢 他若是好 我要比他更好 然後纔可以報得仇呢 日本國從前很恨西洋人 見了西洋人 就要殺他 有藏一部洋書的 就把他家殺盡 到了明治初年 曉得空恨洋人不行 就變了從前的主意 一切都學西洋 連那衣服頭髮 都學了洋人的裝束（日本從前用中國古時的裝束）從外面看起來 好像是變了洋人了 却不知他恨洋人的心 比從前還要增長幾倍 所有用洋人的地方 一概改用日本人 洋人從前所得日本人的權利 一概爭回來 洋人到了日本國 一點不能無禮亂爲 不比在中國可以任意胡行 這是何故呢 因為洋人的長處 日本都學到了手 國勢

也和洋人一樣 所以不怕洋人 洋人也奈何他不得 中國和日本 正是反比例 洋人的長處 一點不肯學 有說洋人學問好的 便罵他想做洋鬼子 洋人的洋烟（日本一切洋人的東西都有 只有洋烟沒有）及一切沒有用的東西 倒是沒有不喜歡的 更有一稀奇的事 各國都只用本國的銀圓鈔票 不用外國的銀圓鈔票 就是用他亦只做得七折八折 只有中國倒要用外國的銀圓鈔票（日本一元的銀圓 本國不用 通行中國）自己的銀圓鈔票 倒難通行 這也可算保守國粹嗎 平日所吃所穿所用的東西 無一不是從洋人來的 只不肯學他的製造這等思想 真真不可思議了 有人口口說打洋人 却不講洋人怎麼打法 只想拿空拳打他 一知事到臨危 空拳也要打他幾下 平時却不可預存這個心 即如他的槍能打三四里 一分時能發十餘響 鳥槍只能打十餘丈 數分時只能發一響 不學他的鎗砲 能打得他倒嗎 其餘洋人的長處 數不勝數 他們最大的長處 大約是人人有學問（把沒有學問的不當人）有公德（待同種却有公德 待外種却全無

公德) 知愛國 (愛自己的國) 決不愛他人的國) 一切陸軍 海軍 (各國的將官 都在學堂讀書二三十年 天文地理兵法武藝無一不精 軍人亦很有學問) 政治 工藝 無不美益求美 精益求精 這些事體 中國那一項不應該學呢 俗語道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若有心肯學 也很容易的 越恨他 越要學他 越學他 越能報他 不學斷不能報 就是這時不能學得完備 粗淺也要學他幾分 形式或者可以慢些 精神一定要學 (精神指愛國 有公德 不做外種的奴隸) 要想學他 一定要開學堂 派送留學生 於今的人 多有仇恨留學生的 以爲留學生多半染了洋派 喜歡說排滿革命 一定是要扶助洋人的 不知外面的洋派 不甚要緊 且看他心內如何 (於日本可知) 他說排滿革命 也有不得已之苦衷 (前已說過) 不是故意要說這些奇話 想得利益 (留學生若是貪圖利益 明明翰林進士的出身不要 倒要做斷頭的事 沒有這樣蠢了) 至於忍恥含羞 就學仇人的國 原想習點本領 返救祖國 豈有爲洋人用的理 即有此等人 也只有待

他敗露 任憑同胞將他捉來 千刀萬剮 比常人加十倍治罪 此時却難一筆抹殺 同胞 同胞 現在固然不是爲學的時候 但這等頑固心思 到了這個時候 尙不化去 也就不好說了

第八須知要想自強 當先去掉自己的短處 中國的人 常常自誇爲文明種族 禮義之邦 從前我的祖宗的時候 原是不錯 但到了今日 奸盜詐僞 無所不爲 一點古風也沒有了 做官的只曉得貪財愛寶 帶兵的只曉得貪生怕死 讀書的只曉得想科名 其餘一切的事都不管 上下中三等之人 天良喪盡 廉恥全無 一點知識沒開 一點學問沒有 迂腐固陋 信鬼信怪 男吸洋烟 女纏雙足 遊民成羣 盜賊遍野 居處好似畜圈 行爲猶如蠻人 言語無信 愛錢如命 所到之國 都罵爲野蠻賤種 不準上岸 不準停留 國家被外國欺凌到極處 還是不知不覺 不知恥辱 只知自私自利 瓜分到了目前 依然歡喜歌舞 做農做工做商的 只死守着那古法 不知自出新奇 與外國競爭 無恥的人 倒要借外國人的勢力 欺壓

本國 隨便什麼國來 都可做他的奴隸 一國的人 都把武藝看得極輕
(俗話好鐵不打釘 好漢不當兵) 全不以兵事爲意 外兵來了 只有束手
待斃 其餘各項的醜處 一言難盡 醜不可言 大家若不從此另換心腸
痛加改悔 恐怕不要洋人來滅 也要自己滅種了

第九須知必定用文明排外 不可用野蠻排外 文明排外的辦法 平日待各
國的人 外面極其平和 所有教堂教士商人 盡要保護 內裏却刻刻隄防
他 知他要佔我的權利 一絲兒不能 (如他要在我的地方修鐵路 買礦山
及駐札洋兵 設立洋官等事 要侵我的利權的 都不可許) 與他開起戰
來 他用千萬黃金請我 我決不去 他要買我糧餉食物 我決不賣 (俄國
在東三省出重價向日本商民買煤 日本商民硬不賣與他) 他要我探消息
我決不肯 在兩軍陣前 有進無退 巴不得把他殺盡 洋兵以外的洋人
一概不傷他 洋兵若是降了擒了 也不殺害 (萬國公法都是這樣 所以使
敵人離心 不至死戰 若一概殺了 他必定死戰起來 沒有人降了) 這是

文明排外的辦法（現在排外，只能自保住本國足了，不能滅洋人的國，日後仍舊要和，故必定要用文明排外）野蠻排外的辦法，全沒有規矩宗旨，忽然聚集數千百人，焚燬幾座教堂，殺幾個教士教民，以及遊歷的洋員，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盡了，洋兵一到，一哄走了，割地賠款，一概不管，這是野蠻排外的辦法，這兩種辦法，那樁好，那樁歹，不用講了，列位，若是單逞着意氣，野蠻排外，也可使得，若是有愛國的心腸，這野蠻排外，斷斷不可行的。

第十須知這排外事業，無有了時，各國若想瓜分我國，二十歲以上的人，不死盡，斷不任他瓜分，萬一被他瓜分了，以後的人，滿了二十歲，即當起來驅逐各國，一代不能，接及十代，十代不能，接及百代，百代不能，接及千代，漢人若不建設國家，把中國全國恢復轉來，這排外的事，永沒有了，日，有甘心做各國的奴隸，不替祖宗報仇的，生不準進祖祠，死不準進祖山，族中有權力的，可以隨便將他處死，海石可枯，此心不枯，天地有盡。

此恨不盡 我後輩千萬不可忘了這二句話 十個須知講完了 又有十條奉勸

第一奉勸做官的人 要盡忠報國 我這報國二字 不是要諸君替滿洲殺害同胞 乃是要諸君替漢人保守疆土 因為國家是漢人的國家 滿洲不過偶然替漢人代理 諸君所吃的俸祿 都是漢人的 自應當替漢人辦事 有利於漢人的 必要盡心去辦 漢人強了 滿洲也無憂了 (滿洲寧以天下送之外國 只恐怕漢人得勢 實在糊塗極了 因為各國與滿洲有甚麼恩愛 各國斷不肯保全滿洲) 漢人不存 滿洲一定要先滅 為漢人就是為滿洲 專為滿洲 就害了滿洲 (張之洞所以是滿洲的罪人) 至於愛財利已 害國傷民的事 一概做不得 更不消說 所看近日做官的 又把趨奉滿洲的心腸 趨奉洋人 應承洋人的意旨 比聖旨還要重些 洋人沒來 已先豫備做洋人的順官 不以為恥 反以為榮 我以為諸君的計太左了 諸君的主意 不過想做官罷了 不知各國那裏有官來把僮們做 他得了中國一

定先從諸君殺起 諸君不信 偏看奉天將軍增祺 從前誠心歸服俄人 俄人講一句 他就依一句 那知俄人去年再佔奉天 遂把他囚了 如今生死還不能定 東三省的官員 平日趨奉俄人 無所不至 都被俄人趕逐出境 利益一點沒得 徒遭千人的唾罵 有甚麼益處呢 我勸諸君切不可學 官大的倡獨立 官小的與城共存亡 寧爲種族死 不做無義生 這方算諸君的天職

第二奉勸當兵的人 要捨生取義 列位 這當兵二字 是人生第一要盡的義務 國家既是人人有份 自應該人人保守國家的權利 要想保守國家的權利 自應該人人皆兵 所以各國都把當兵看得極重 王太子也要當兵三年 其餘之人更可想了 平日紀律極嚴 操練極勤 和外國開起戰來 有進無退 就是戰死了 那家也不悲傷 以爲享了國家的利益 就應當擔任國家的義務 至於賣國投降的人 實在少得狠 不比中國把兵看得極輕 一點操練沒有 替滿人殺同胞 倒能殺得幾個 替同胞殺洋兵 就沒有用

了 聽說洋人口糧多些 那心中躍躍欲動 就想吃洋人的糧 甘心爲國捐軀的 很少很少 於今中國的兵都是這樣 怎麼不亡呢 漢種的存亡 都在諸君身上 諸君死一個 漢人就救得千個 諸君怎麼惜一人的命 置千個同胞不救呢 人生終有一死 只要死得磊落光明 救同胞而死 何等磊落 何等光明 千古莫不敬重大宋的岳爺 無非因他能替同胞殺韃子 諸君若能替同胞殺鬼子 死了 後人也是一樣敬重 怎的不好呢

第三奉勸世家貴族 毀家紓難 世家貴族 受國家的利益 較常人多些 國家亡了 所受的慘 也要較常人重些 明朝李闖王將到北京的時候 崇禎皇帝叫那世家貴族 各拿家財出來助餉 各人都吝嗇不肯 及李闖王破了北京 世家貴族 都受了炮烙之刑活活拷死 家財抄沒 當時若肯把少半家財拿出來助餉 北京又怎麼能破 北京沒破之前 武昌有一個楚王家賞百萬 張獻忠李闖王兵馬將到 大學士賀逢聖告老在家 親見楚王道 人馬僅有 只要大王拿出家財充餉 楚王一金不出 張獻忠到了 先把

楚王一家 放在一個大竹籃內 投到江心 張兩面長圍 盡把武漢的人騙入大江 打入楚王府中 金銀堆積如山 獻忠歎道 有如此的財 不把來招兵 朱鬍子真庸人了 又有一個福王 富堪敵國 也不肯把家財助餉 被賊捉去 殺一隻鹿 和福王的肉 (福王極肥胖) 一同吃了 名叫福祿酒 後來滿洲到了南京 各世爵都投降了 只想爵位依然尚在 那知滿洲把各人的家財 一概查抄充公 有一個徐青山 係魏國公徐達的後代 後來流落討飯 當了一個打板的板手子 辱沒祖宗到了極處了 明末最難的是餉 倘若各世家貴族 都肯把家財拿出來 莫說一箇流寇 十箇流寇也不是平哩 先前以為國家壞了 家財仍舊可以保得住 誰知家財與國一齊去了 性命都是難保 雖要懊悔 也懊悔不及 真真好蠢呀 波蘭國被俄澳德三國瓜分 俄國把波蘭的貴族 盡數送至常年有雪的西伯利亞 老少共三萬餘口 在路死了一半 既到那處滿目荒涼 比死去的更慘萬倍 庚子年聯軍進京 王爺尙書 被洋人捉去當奴隸拉車子 受苦不過的 往往自

盡瓜分之後 那慘酷更要再加百倍 一定我看現在的世家貴族 實在快活得很 不知別人或者還有生路 只這世家貴族 一定是有死無生 外國人即或不殺 本國的兵民斷難饒恕 況且外國人也是不放手的 近看庚子年 遠看波蘭 就可曉得了 只有把架子放下來 每年要用一萬的 止用一千 所餘的九千 用辦公事 降心下氣 和那平民黨 維新黨 同心合德 不分畛域 共圖抵制外國 一切大禍可免 還有保國的功勞 人還要愛戴 沒有比這計更上的了 如若不然 我也不能替諸君設想了 第四奉勸讀書士子 明是會說 必要會行 我看近來的言論 發達到了極處 民權革命 平等自由 幾成了口頭禪 又有甚麼民族主義 保皇主義 立憲主義 無不各抒偉議 都有理信可執 但總沒見有人實行過 自瓜分的信確了之後 連那議論都沒有人發了 所謂愛國黨 留學生 影子都不見了 從偏僻之處 尋出一二個 問他何不奔赴內地 實行平日所抱的主義 答道我現在沒有學問 沒有資格 回去不能辦一點事 問他這學問

資格何時有呢 答道最遲十年 早則五六年 問這瓜分之期何日到 答道遠則一年 近則一月 呵呵 當他高談闊論的時候 怎麼不計及沒有學問 沒有資格 到了要實行的時節 就說沒有學問 沒有資格 等到備有了學問資格的時候 中國早已亡了 難道要備回去開追悼會不成 這學問資格 非是生來就有的 歷練得多 也可長進 試看日本當年傾慕的志士 有什麼學問資格 只憑熱心去做 若沒有這等熱心 中國從前也會有學問 有資格的人 可曾辦出什麼事來 所謂瓜分之後 也要講學問 是爲瓜分以後的人說話 不是爲現在的人說話 若現在的人 不多流幾個血 力救中國不瓜分 只空口說說白話 要使後來的人 在數百年之後 講民族 講恢復 那個肯信 只有現在捨死做幾次 實在無可如何了 那後輩或者體諒前輩心事 接踵繼起 斷沒有自己不肯死 能使人死的 那諸葛武侯出師表上 所謂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 漢不伐賊 王業亦亡 與其坐以待亡 不如伐之 又謂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至於成敗利鈍 非所

逆睹的話 我們應該常常諷誦 有人謂大家都死了 這國一亡之後 遂沒有人布文明種子了 這話我也亦以爲然 但總要有一半開通人先死 倘若大家都想布文明種子 一箇不肯死 這便不是文明種子 乃是奴隸種子了 布文明種子的人 自有人做 人所不爲的 我便當先做 這方算是真讀書人

第五勸富的捨錢 日本自開戰以來 國人捐助軍餉 已有數萬萬圓 多的數百萬 少的三十文 有極貧的小孩 在學堂屢次取超等得賞銀二元 也獻出充軍餉 救助軍人家室 隨處皆是 貧民如是 富戶更不用說了 世間之上 最能做事業 最能得名譽的 莫過於家富的人 蓋沒有資本的人 隨便故什麼事 都是力不從心 此如現在要拒洋人 槍砲少得很 如能獨捐巨款 買槍砲千枝萬枝 或因軍餉不足 捐助軍餉 那功勞比什麼人都大幾倍 其餘開辦學堂 印送新書 以及演說會 體育會 禁纏足會 戒洋烟會 警察團練等事 都是沒錢不辦 有能出錢辦的 其功德大得很

更有不要助捐 於自己已有重息 於國家大利的一樁事 如集資設立公司 修設輪船鐵路電綫 及各種機器局 製造局 採練各礦 這些事體 多 有大利可得 爲何不辦呢 把銀錢坐收在家 真是可惜 把這錢會用了 就能取名得譽 不會用了 就能招災取禍 備看自古換朝的時候 受盡苦楚的 不是那富戶嗎 揚州十日記上所載 滿兵將到揚州 那些富戶一文錢不肯出 及城破了 爭出錢買命 一隊去了 一隊又來 有出過萬金 終不免於死的 我鄉父老 相傳明末的富戶 被滿兵捉去 把竹絲所做的 大籃槩 中穿一心 載在頸上 周圍點火 要他說出金銀埋在何處 盡行說出 仍舊以爲不止有此數 就活活燒死 又某小說書所載 有一富翁 積金百萬 不肯亂用一文 恐怕人偷去金銀 四布鐵菱角 因此人喊他做 鐵菱角 滿兵一到 把騾馬裝運金銀 不上半天 就乾乾淨淨 那人見一 世辛苦所積 一朝去了 遂立時氣死 滿洲入關的時候有什麼餉 偏偏有 人替他積着 早若是拿出來打滿洲 滿洲那裏還有今日呢 猶太人會積財

只因沒有國 所有的都被別人得去 英國佔印度 所有富戶的田租 一概充公 於今印度每年有賦稅三萬八千萬兩 (中國只有賦稅八千萬兩) 三份之一 是從前富戶的田租 日本佔臺灣 有一箇姓林的紳士 有數千萬的家賞 用他一家 也可敵住日本 私地向日本投降 獻銀數百萬 日本一入臺灣 他在臺灣的產業 日本一概查抄 現在臺灣的富戶 盡變了窮民 新出的財主 皆是日本人了 諸君當知國保了 家財自在 國若不保 家財斷不能保住的 列位此刻尙見不透 沒有日子了

第六勸窮的捨命 中國的窮民 最佔多數 於是他們常常想天下亂 以爲天下亂了 這些富戶 與他一樣的受苦 更有不肖之輩 存一個趁濁水捉魚的心事 不知天下亂了 富戶固然吃虧 窮民也沒有便宜可佔 平時尙能用力掙幾個錢 刀兵四起 那一個請傭來做工 況且洋人佔了天下 愈加了不得 他最重的是富戶 最賤的是窮民 他本國的窮民 不把在人內

算數 何況於所征服的敵國 一定富者窮 窮者變牛馬 我聽見多少人說
洋人也要人抬轎擔担 那怕沒有工做 要擔什麼心 不爭主權 只要有
奴隸做 我也沒有話和他說了 但是洋人一切都用機器 人工一定不要
一般窮民怎麼得了 他因為本國人多 無地安插 所以遠遠搶別人佔的土
地 中國的人 住得無處安針 最多的又是窮民 不把僱們害盡 叫他到
那裏去住 我曉得洋人初到 一定用巧言哄誘 還要施一點小恩惠 但是
到了後來 方曉得他的利害 試問他費了許多的金銀 用了許多的心力
不是謀害僱們 他爲別的什麼呢 他有恩惠 怎麼不施在本國 來施僱們
把餌釣魚 不是把餌給魚吃 乃是要魚上釣 僱吃了他的餌 他一定要
吃僱的肉 今日沒有別法 洋兵若來 只有大家拚命死打 洋人打退了
再迫官府把各人的生計 想一個好法子 必定要人人足衣足食 這方是列
位的道理

第七勸新舊兩黨 各委意見 於今的時候 有甚麼新舊 新的也要愛國

舊的也要愛國 同是愛國 就沒有不同之處 至於應用的方法 總以合時宜爲主 萬不能執拗 即有不合 彼此都要和平相商 不可挾持私見 詩經上道得好 兄弟鬩於牆 外禦其侮 現在甚麼時候 還可做那鬩牆之事麼 我有新舊之分 在洋人看起來 就沒有新舊 只要是漢人 一樣的下毒手 故我剖心泣血 勸列位總要把從前的意見捐除 纔是好哩

第八勸江湖朋友 改變方針 那些走江湖的 種類很多 就中哥老會 三合會 各省游勇 最佔多數 想做大事 也有不少 沒有志氣 只想尋幾箇錢渡日的 也有好多 這等人就是起事 也沒有什麼思想 不過圖奸淫 搗掠四字 或者借箇名目 說是復明滅清 或者說是扶清滅洋 一點團體 沒有 上的上山 下的下水 一切事做不出來 窮而無計的時候 喪滅天良的 也就降了洋人 替洋人殺起同胞來 和東三省的馬賊一樣 我不怕洋人 就怕這等不知祖國只圖一己的人 我實在要吃他的肉 但江湖的豪傑 一定是愛國的男兒 平生憤恨外族侵陵中國 所以結集黨羽無非是想

爲漢種出力 打救同胞 決不是爲一人的富貴 做洋人的內應 須知做事
以得人心爲主 若是紀律不嚴 人人怨恨 這怎麼能行得去 我起初恨各
處鄉團 不應該違拒太平王 後來曉得也難怪他 太平王的部下 不免騷
擾民間 人心都不順他 因此生出反對來 若太平王當日 秋毫不犯 這
鄉團也就不阻抗他了 所以我勸列位起事 這人民一定不可得罪的 又現
在各種會黨 彼此都不通 不知蚊子最小 因爲多了 那聲音如雷一般
獅子最大 單獨一箇 也顯不出威風來 各做各的 怎麼行呢 一定是要
互相聯絡 此發彼應纔行 我更有一句話奉勸 我們內裏的事情沒有辦好
輕舉妄動 或燒教堂 或鬧租界 好像請洋人來干涉 這是頂犯不着
暗地組織 等到洋人實在想侵奪中國了 大家一齊俱起 照着文明排外的
辦法 使他無理可講 我有理可說 不使他佔半點便宜 生爲漢種人 死
爲漢種鬼 弄到水盡山窮 終不拜那洋人的下風 這方算是大豪傑 大國
民 我所望於列位的 如此如此 不知列位都以爲是否

第九勸教民當以愛國爲主。教與國不同。教可以自由奉教。國是斷斷不能容別人侵奪的。歐洲各國。一國之中有數教。毫不禁制。無論何教的人。都愛有己生長的國。譬如天主教皇在羅馬。倘若羅馬人要侵奪各國。這各國的天主教人。一定要替本國抵抗羅馬人。就是教皇親來。也是不答應。日本國從前信奉儒教。有一箇道學先生。門徒很多。一日有個門徒問先生道。我們最尊敬孔子。倘若孔子現在沒死。中國把他做爲大將。征討我國。我們怎麼做法呢。先生答道。孔子是主張愛國的。我們若降了孔子。便是孔子的罪人了。只有齊心死拒。把孔子擒來。這方算得行了孔子的道。各國的人。不阻止行外國的教。所以別人的好處。能够取得到手。沒有自尊自大的弊習。但是只容他行教。却不容他佔本國的土地。所以國國都強盛得很。中國人有些拚命要與洋教爲仇。有些一入了教。就好像變了外國人。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反要仗着教的勢力。欺侮我們中國人。不知這中國是自從祖宗以來。生長在此的。丟了祖宗。怎麼可以算人呢。一入了教。

還有些人平素相愛的朋友親戚 都不要了 只認得洋人 洋人要他的國 他也允許 洋人要殺他的朋友親戚 他也允許 唉 世間之上 那有這樣的教呢 各教的書 我也讀過看過 無一不說國當愛的 倘若信耶穌的道 人不要愛本國的 這真是耶穌的罪人了 我也曉得各位有因為被官府欺侮不過 所以如此的 但是中國人極多 少數人得罪了 未必中國全數人都得罪了 倘 祖宗也沒有虧負 怎麼受了小氣 遂連祖宗都不要了 好人家請先生 不論何國都可請得的 這先生一定要敬重他 但是我這父母兄弟也是不可丟的 先生若是謀害我的家起來 我也可答應他嗎 教師好比是一個先生 中國好比是我的家 教師滅我的國 怎麼可應允他呢 況併不是教師 不過教師外國的人呢（各國教師不管國政）我勸列位信教是可以信的 這國是一定要愛的

第十勸婦女必定也要想救國 中國的四萬萬 婦女居了一半 亡國的慘禍 女子和男子一樣 一齊都要受的 那救國的責任 也應和男子一樣 一

定要擔任的 中國素來重男卑女 婦女都纏了雙足 死處閨中 一點學問 沒有 那裏曉得救國 但見現在是擴張女權的時候 女學堂也開了 不纏足會也立了 凡我的女同胞 急急應該把腳放了 入了女學堂 講些學問 把救國的擔子 也担在身上 替數千年的婦女吐氣 備看法蘭西革命 不是那位羅蘭夫人嗎 俄羅斯虛無黨的女傑 不是那位蘇菲尼亞嗎 就是中國從前 也有那木蘭從軍 秦良玉殺賊 都是女人所幹的事業 爲何今日女子就不能這樣呢 我看婦女們的勢力 比男子還要大些 男子一舉一動 大半都受女子的牽制 女子若是想救國 只要日夜聳男子去做 男子沒有不從命的 況且演壇演說 軍中看病 更要女子方好 婦女救國的責任 這樣兒大 我女同胞們 怎麼都拋棄了責任不問呢 我的話講到這裏也講完了 我願我同胞呀

醒來 醒來 快快醒來 快快醒來 不要睡的像死人一般 同胞 同胞 雖然 我知道我所最親最愛的同胞 不過從前深處黑闇 沒有聞過這等道

理 一經聞過 這愛國的心 一定要就要發達了 這救國的事 一定就要
擔任了 前死後繼 百折不回 我漢種一定能够建立個極完全的國家 橫
絕五大洲 我敢爲同胞祝曰 漢種萬歲 中國萬歲

大家醒歌

強者嬌草堂稿

大家醒 大家醒 大家醒來殺異種 殺人好 殺人好 殺人當如人殺草
 如今世界不殺人 不是男子是婦人 順吾者生逆吾死 異種同胞皆視此
 男兒今日斫仇頭 當學屠戶殺犬牛 宰殺犬牛尚可憐 爲我守夜與耕田

如今皇帝是韃子 韃子是我仇人首 當時他族破江南 殺人如草戶如山

揚州全屠福建奸 堂堂大國受謔談 (破揚州時 韃子肆行淫掠 有畏死之婦人 實笑於韃子以求全者 韃子反互相告語曰

我破高麗時 婦女無乞憐者 今堂堂大國 之婦女 乃如此無廉恥 宜乎爲我敗也) 後來篡居漢人上 百般慘辱難名狀 漢

女不準入他宮 謂我漢人皆賤相 滿漢不準通婚姻 謂我漢家無名望 一

條辮子如蛇形 明明非我漢人樣 不剪辮子即剪頭 死於此者踵接項 兄

弟試想此兇徒 還要認他作皇上 有仇不報非君子 今日仇讐不可讓 更

有洋鬼到中華 殺我黃人如豕豕 死一洋人抵百命 死百中人(即中國人)無

理論 如今世界非小可 我不殺人人殺我 殺人非是大難事 祇要立起殺

人志 兄弟讀過三國志 三國志上有故事 劉關張氏三豪傑 隻手持有三

尺鐵 桃園結義號弟兄 馬上敗了賊黃巾 後來曹操想篡漢 三人東西各
 逃難 先依袁紹後劉表 百折不撓圖興漢 後來得了諸葛亮 結連孫吳打
 一仗 鏖兵赤壁得荊州 得了荊州再西圖 西川得了又東川 漢統偏安數
 十年 此件故事兄弟知 我勸兄弟當師之 要學當年劉玄德 禮賢下士心
 如雪 要學當年美髯公 祇降劉氏不降人 要學當年猛張飛 不報兄仇死
 不歸 要學當年諸葛亮 六出祁山打死仗 那怕洋人砲如雨 多則打得一
 半死 那怕洋人兵雖衆 十箇捉一也有贖 那怕洋人狀貌怪 不過他的體
 格大 魁梧奇偉俄羅斯 短小精悍日本國 近來俄日開戰爭 俄人反爲日
 人敗 我勸兄弟不須愁 洋人沒有三箇頭 若怕韃子來干涉 韃子更是囊
 中物 此言兄弟必不信 聽我講箇確見證 韃子本出東三省 深山老林糊
 獠種 後來乘勢破北京 衝鋒皆是索倫兵 索倫原屬滿洲隸 滿洲是他發
 祥地 現在日俄爭滿洲 韃子昌言守中立 自家不能保自家 還說干涉眞
 放屁 兄弟正好放心做 祇有百福無一禍 百戰不死趙子龍 關張死難做

天神 生死均有無窮譽 兄弟正好放心去 不然洋人要來了 兄弟將向何
處走 欲入深山作隱居 洋人逢山開鑛口 欲蹈東海學魯連 溝瀆自經亦
奚巧 父母將被洋人辱 兄弟將被洋人絞 赤子將受洋人刀 愛妻將做洋
人偶 萬種危險豈堪言 我歌未成血先嘔 然則如何而後可 有句話言極
簡少 要鍊身子硬如鐵 可入水來可蹈火 要放膽子大如斗 祇向前來不
向後 斫盡世上仇讐頭 要使世人皆知我 四萬々人齊醒來 兄弟當効牛
馬走 兄弟之歌止於斯 兄弟之心無窮了 諸君若聽詳哉言 警世鐘者吾
代表

